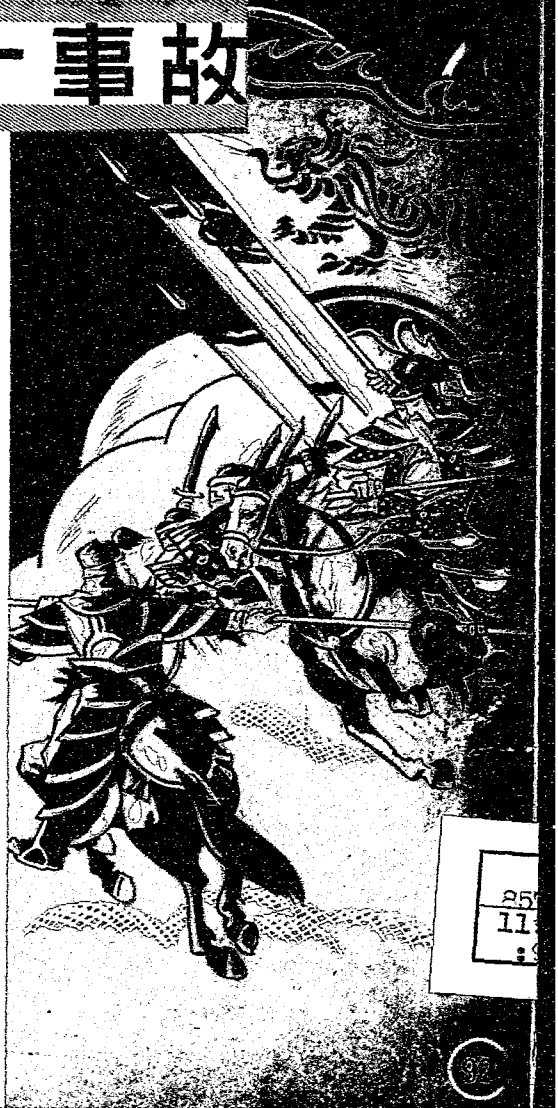


故事一百種

火燒武家堡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25
11
:

32

857.61
119.3
192



3 0528 0805 6

火燒武家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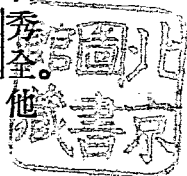
清朝道光時候，廣東花縣地方，出了個英雄，姓洪，名秀奎。他因為看到政治腐敗，官吏虐民，暗暗和楊秀清馮雲山蕭朝貴章



知州，知道桂平縣的富豪，第一個算得是章昌輝的父親章元玠，

火燒武家堡

昌輝秦日綱石達開曾玉珩洪
大全一班人，結為同志。在廣西
桂平縣的金田村，設立了一個
保良攻匪會，聚集了幾千箇人，
在那裏日夕操練，等候機會起
事。恰巧這時廣西潯州直隸州



808423

存心要想在他家弄點錢。聽說韋昌輝在鄉下立了個保良攻匪會，就借題發揮，下一道筭子給桂平縣，飭令把韋昌輝抓了。桂平



縣知縣接到這道筭子，自然不敢怠慢，立刻派了通班捕役把韋昌輝捉拿了來，收禁在監裏。

他的父親韋元珍，自然不能坐視，便親自帶了銀子，上桂平縣城去，想設法把昌輝釋放了。這桂平縣的知縣，也是貪贓枉法的慣家，韋元珍又是桂平縣的首富，就口饅頭，那有肯不吃之理？只因這件公

事，是奉着潯州的筭子，才這們辦的；要放韋昌輝，必得要有了潯州的命令才行。所以韋元玠走了許多門路，絲毫沒有效果。最後知縣得了韋元玠二百兩銀子，才把這番情節告訴了他，說：「你不如趕到潯州設法去，只要潯州說一聲放，我們便好把韋昌輝放了，要是潯州衙門裏不設法疎通好了，就在此地花一輩子的錢，也還沒用。」韋元玠聽了，才恍然大悟，便連夜動身往潯州而來。可笑那潯州的知州，自從教桂平縣拿了韋昌輝之後，早好似漁人般把網兒高高地張了起來，專等魚兒來往他網裏鑽，自然韋元玠託人前去打點，一拍就合。那知州坐定要五千銀子，中間人來磋商，教他減輕些，也是沒用。韋元玠究竟兒子要緊，也就顧惜不得銀子，只得把五千兩銀子，一文不少的都兌付給了那知州。

常言道：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。」潯州的知州，便一道公文，教桂



玠的錢，自然順水推舟，把韋昌輝釋放。當下韋昌輝和韋元玠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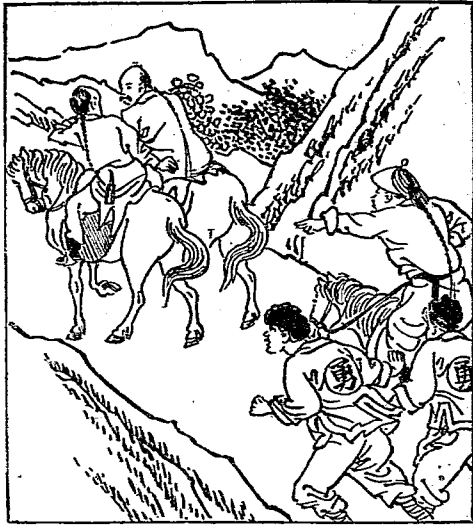
平縣就把韋昌輝釋放。韋元玠得了這個消息，忙不迭的又趕回桂平來打點。那桂平知縣，明知道是潯州衙門裏做的手腳，一來潯州知州，畢竟是自己的上司，他要怎樣便怎樣，須不能和他違拗；二來這韋元玠也是個知情識趣的人，他不但在潯州化了錢，這桂平知縣一方面，也孝敬了一筆銀子。桂平知縣用了韋元

從縣衙裏出來，韋元玠不免又拿出許多錢來，把桂平縣裏，上自師爺起，下至胥吏止，一個個都開發過了。

那知韋元玠的錢，還是沒有用得普遍，中間卻忘了一個人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和桂平縣知縣同城的，還有一位武官，這人姓李，名喚殿元，是個副將。爲人性情暴烈如火，又愛財若命；平日不但專事尅扣軍糧，以少報多，還時常要插身干預民間的訟事。人家知道他的脾氣，便隨意送他幾個錢，他自會替你找知縣說話去；知縣要是不答應時，他竟會拍檯拍桌大罵起來。這一次韋元玠替韋昌輝打點潯州和桂平縣，兩下裏所化的，就有上萬銀子，也不知是那個嘴快的人，去李殿元跟前獻殷勤，把這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他。又問道：「韋元玠化了這們多的錢，但不知

你老人家這裏，孝敬了有多少？」李殿元暴跳如雷道：「那老死囚小死囚兩個，竟自揀佛燒香，老子這裏卻一文都沒有化，未免太瞧不起老子了。此刻可惜被那知縣把小死囚放了；否則拿我的名片去，可以立刻把那小死囚提到營裏來，結結實實地辦他一下子。本來這種反叛地方上的文官可以辦得，我們當武官的難道就辦不得麼？那老死囚不要門縫裏瞧人，把人都給瞧扁了呢？」李殿元說完了這一番話，那個嘴快的人冷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說這個話，不免是放馬後炮了。其實這時候章元珪父子，還只走到一半路；騎了馬加上一鞭，可以追得着他們。那時間也可以教他們瞧瞧武官的利害，免得由他們只認識知縣，不認識副將咧。」李殿元那樣霹靂火箭的人，如何經得起這種冷言冷語，聽

了，便一疊連聲催備馬。他手下的人，頓時就鞍轡齊全，牽過一匹



馬來。李殿元翻身上馬，只點了有五六名親兵，一律教他們騎在馬上，七八匹馬，抖一抖繮繩，緊一緊鞭子，那二十幾個馬蹄，便宛如追風潑雪般，塵頭起處，徑自往韋昌輝去的那條路上追上去。

這時湊巧韋元珍父子也是騎的馬，他們以爲一天星斗，早已烟消火滅，所以只管大模大樣的，攬着鞍轡，緩緩而行。

他們那裏想得到平地風波，突然間會鑽出一個李殿元來，因為用不到錢，所以竟親自帶了兵丁，來追趕他們呢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鸞鈴響處，便有七八匹快馬追了上來。馬上的人，又高聲叫道：『韋昌輝慢走。』韋昌輝不知就裏，還當是那個熟識的人招呼他，因此也就把繮繩勒定。正待開言動問時，誰知那幾匹馬上，霎時間便跳下五六名彪形大漢來，好似鷹拿燕雀一般，把韋昌輝父子輕輕地只一提，便從馬上提了下來，拋向地上。吆喝一聲，從腰間解下麻繩來，把韋元珍和韋昌輝父子倆，反綁着兩手，牢牢拴定。李殿元用鞭梢在馬上向前面一指道：『且把這兩個死囚，牽向前面有房屋的地方審問去。』手下的親兵，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。原來相隔不到一百步路，便是一帶粉牆，裏面的房屋，十分

高大，像是一個廟宇的模樣。當下李殿元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帶了手下的親兵，簇擁着韋元玠父子，便投這所在而來。及至走近了着時，只見大門上面，有一方橫匾，寫着「韋氏宗祠」四個大字，原來就是韋昌輝族下供着祖宗神位的祠堂。李殿元本是個武夫，原識不了幾個字，他也不知道這所在便是韋氏的宗祠，所以勒住繮繩，跳下馬來，大踏步走到這屋子的門前，舉起手裏鞭子，敲得那大門一片價響。良久，良久，才見一個看守祠堂的人，連打着呵欠，出來開門。見李殿元是個做官的模樣，便側着身體，讓這一夥人進門去。這時韋元玠父子，便不約而同向着那看祠堂的瞧了一瞧。看祠堂的不免吃了一驚，心想這分明就是我族下老爺少爺呀，如何被這一夥人細綁到這等模樣？瞧老爺少爺

的眼鋒，好像是要我設法去解救他們的一般，我那能見急不救，倒要相機行事咧。那李殿元卻全不在意，走向大廳上，便把廳門一脚踢開，手下的親兵，早七手八腳，就在當地設立起公案來。李殿元方才坐定，卻不道條地從外面走進一個頭戴紅纓大帽，像是當差模樣的人來，手裏擎着一份手本，向着李殿元打了一躬道：『敝上請老翁的安。』李殿元接過了手本，問那旁邊的一個親兵道：『你來瞧瞧，這是誰的手本呀？』虧得那親兵倒反識得幾個字，看了一眼道：『稟老翁，這是本地一個巡檢，叫做張鏞的。』李殿元便教快請，一會兒，果然有一個削瓜般的臉兒，嘴唇上有十幾根鼠鬚，頭戴金頂，身穿箭袍馬褂的人，蹺了進來，向李殿元請下安去道：『不知駕到，有失遠迎，請恕罪！』李殿元便也呵

了呵腰，教親兵們看座，就請張鏞在自己下手坐定。李殿元這時怒氣冲天，也來不及和張鏞講話，只叫快把韋元玠父子推上來。



眼的狗子，今日才知道老爺的利害了嗎？孩子們，快把韋昌輝拖

下去，替我結實的用鞭子抽！」親兵答應了一聲，便不由分說，把韋昌輝拖翻在地，脫去了上身的衣服，用馬鞭子向他背上一五一十的抽將下去。抽了才幾十下，那韋昌輝的背上，已是由青而紫，由紫而紅了，霎時間也就皮開肉綻，鮮血橫飛。韋昌輝這時索性置生死於度外，所以咬緊牙關，閉着眼睛，極力的忍耐着，連哼也不哼一聲。韋元玠在一旁看了，卻又心如刀割。

李殿元因為韋昌輝不肯求饒，越發把火氣提了上來，只是槌檯拍桌的叫結實抽。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，忽聽一聲發喊，這韋氏祠堂裏，頓時便擠進有一百多個鄉下人來，手裏一律的拿着長香，向着李殿元雙膝跪倒道：「這位韋家少爺，在鄉下廣行善事，我們誰不知道他是個好人，只求老爺把他放了，我們這一

方的百姓，都感恩非淺！」那李殿元的脾氣，是再也剛愎不過的，平素每逢他發了脾氣，只能聽他慢慢價自行把火氣息滅下來；要是勸他一勸，便越發勸得似火上添油般，所以見了這副情形，那氣卻格外的大了起來。只見他倒豎雙眉，圓睜兩眼，大喝一聲道：『你們好大膽，竟敢聚衆要挾官長，目無法紀，知情識趣的，便趕緊回家去，安分營生。若是不知進退，惹起了我的性子，便把你們一起拿來，和韋元珍父子一同治罪！』李殿元說話的時候，那些鄉下人，已是愈聚愈多。後來的許多人，手裏既沒有拿着長香，見了李殿元也並不跪倒，只直僵僵地立着，瞧李殿元說話。這時立着的，可比跪着的多了兩三倍，一總也有了四五百人。李殿元本想用言語把鄉下人嚇退的，那知鄉下人倒都是些不怕死的，

聽了李殿元的話，人叢裏偏有人哼哼冷笑道：『你拿了姓韋的不算，還要拿我們嗎？我們便跟你到桂平去也好，只怕把你們桂平縣的監牢，都要被我們擠滿了呢。』一個話聲未絕，便又有一個大喝一聲道：『他放，便罷；不放時，便請他嘗嘗我們拳頭的滋味。』這句話一說出來，頓時便一唱百和，大家磨拳擦掌，準備來劫奪韋元珍父子。前面跪着的人，也都把長香丟了，立將起來，喃喃地罵道：『敬酒不吃，吃罰酒，他不要面子，也是沒法。』這時人叢裏，便好似起了一陣怒潮。李殿元一瞧樣子，知道不對，看來那些鄉下人真的要動手了。自己就是渾身本領，可是雙拳不敵四手；自己手下，又只有六七名親兵。他們鄉下人，卻要多了一百倍，如何能和他們抵抗呢？李殿元脾氣雖大，到此地步，心裏可也有

些慌了，只得委委屈屈教把韋元玠父子放了，自己便和張鏞倆，由大廳後面逃出了韋氏祠。這時一衆鄉下人，見了那文武官員，究竟還有三四分懼怕，巴不得李殿元把韋元玠父子放了，便爭着來慰問，也沒有功夫再管李殿元和張鏞的蹤迹了。所以由他們打從後門逃走，並不追趕。只是圍了韋家父子問長問短，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，忽地有人一聲怪叫道：『你看桂平城裏，派了兵馬救應來了，遠遠地不是有一彪軍馬嗎？』衆人依言望去，果然遠處烟塵蔽天，估量上去，就有一千多人，也有騎馬的，也有步行的，隱隱約約，又有些旗幟兵器之類，映在太陽影裏，閃爍生光，風馳電掣而來。這些鄉下人見了，不免變了顏色，有的便搭趂着想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轉是那韋昌輝一面穿衣服，一面卻止住

衆人道：『你們不要慌，這條路不是桂平到這裏來的大道，也許是旁的地方軍馬由此路過，卻也不干我們的事。衆人方才定了心，那知這一彪軍馬，卻不到別處，徑投韋氏祠而來。走得近了，便現出一面大旗來，上面端端正正寫着保良攻匪會五個大字；爲頭一員大將，橫刀躍馬，却是蕭朝貴當先。韋昌輝見了蕭朝貴，不覺大喜，便上前叫道：『蕭大哥如何來得這般快？』蕭朝貴見了，便也在馬上俯身問道：『韋大哥，沒有吃苦嗎？小弟聽了你宗祠裏那個看祠堂的人報告，急得甚麼似的，忙點起一千多名孩子，脚不點地的趕將來了；但不知姓李的那廝，到那裏去了？』韋昌輝定睛細看時，果然見蕭朝貴馬後一人，跑得滿頭是汗，却正是宗祠裏看守祠堂的那人。一面喘氣，一面說道：『這許多百姓，也』

是小人去招呼來的；小人又怕那姓李的發出蠻勁來，所以趕快跑到金田村去報告了蕭老爺，前來救應。『韋昌輝聽了，便背着身子，撩起衣服，給蕭朝貴看道：『那廝如此狠心，竟把小弟鞭得這等模樣。』蕭朝貴見了，在馬上咬牙切齒道：『那個狗官，現在逃到那裏去了。』韋昌輝還沒回答，旁邊一個鄉下人，把手一指道：『前面有一座莊院，叫做武家堡，那廝想是逃向武家堡躲避去了。』蕭朝貴便拍了拍馬頭道：『我且尋這狗頭廝殺去。』說罷，撇下韋昌輝，帶領手下人馬，徑自去了。韋昌輝連聲叫喚，教蕭朝貴不要去，蕭朝貴那裏肯聽，拍馬便往武家堡而來。

且說那武家堡的主人，喚做武朝顯，也是一個武官，在湖南全州當都司。因此李殿元記起了同僚的這一點交情，所以帶了

張鏞和一衆兵丁，飛也似來到他家莊上躲避。他也想不到蕭朝貴來得這們快，以爲衆百姓是個烏合之衆，估量他們，決不致敢和官廳爲難的；自己在這裏站一站腳，便好回到城裏去，再想個擺布韋家父子的方法，也還不遲。這時武朝顯的封翁，聽說是本地的父母官，又是兒子的同僚，倒也不敢怠慢，忙着接進堡中，親自款待。李殿元正在訴說他一番道理時，忽聽得堡外喊殺連天，忙慌了手脚道：『老伯，大事不好。』那封翁道：『不要慌，我們這裏，堡壘堅固得鐵桶相似，父台儘請放心。』說罷，便吩咐莊客，把堡門關了，大家上來把守，憑他來多少人馬，只是置之不理便了。布置停當，那蕭朝貴已是橫刀躍馬而至，指着堡門大喝一聲道：『告訴你們一聲：老子便是保良攻匪會裏的蕭將軍，奉了軍師

楊秀清之命，來捉那個姓李的狗官。你們若把那姓李的狗官獻將出來，萬事全休；如若不然，惹老子發起狠來，便把你武家堡踹成平地。」蕭朝貴說完了話，滿意以爲武家堡總該大開堡門，迎接自己的了，所以只是伸頭探腦地等候着。那知等了半天，毫無動靜，不覺發起火來，忙傳下令去，吩咐進攻。手下的人，便發一聲喊，向堡門口衝來。誰想堡上也是一聲號令，滾擗木石，如雨點一般，不但堡門沒有打開，反倒打傷了自己幾個手下的弟兄，急得蕭朝貴只是咂嘴咂舌的沒做手脚處。幸虧蕭朝貴粗中有細，當下就勒住馬頭，向後退了幾步，把武家堡四面一瞧，頓時計上心來，下令教部下退下兩百步路，團團地把武家堡圍困起來。又派了八四下去尋覓火種，吩咐五百名弓箭手，一齊爬向武家堡西

北角一座小山上，把火種射到堡中去。

這時剛值十月初旬，天上微微地刮着西北風，蕭朝貴部下



子上，頓時便嘩啦啦的燒將起來。武家堡的莊客，自以為堡壘異

佔的地位，正在上風，就順着風勢，不斷地射去。更兼廣西地方，因為連年旱災，所以屋廬房舍，都乾燥到了極點，自然容易着火。那一陣子火箭，射到武家堡去，着在房

常堅固，簡直是銅牆鐵壁。那裏想到蕭朝貴竟會用起火攻來，所以見房屋着了火，早就慌了手脚，便爭先恐後地，提了水桶來救火，再也沒人顧到把守寨門了。蕭朝貴見堡中火起，便下令進攻，自己匹馬當先，使開一把大刀，也不消三兩刀，便把堡門打開。這時蕭朝貴宛如發了瘋的一般，只見他逢人便殺，手下的人，也都吶喊助威。這時救火的莊客，想回身來抵禦時，卻又措手不及，一個個做了刀頭之鬼，直殺得屍橫遍地，血流成渠。蕭朝貴一路舞動大刀，便殺向武家莊院而來，見一個，劈一個；見兩個，劈一雙。一剎那間，便把武家老小，殺得乾乾淨淨。便又四下尋李殿元時，那裏有半點蹤迹，只在柴堆裏拖出一個巡檢張鏞來，跪在地上，只是向蕭朝貴叩頭，口稱爺爺饒命。蕭朝貴問他李殿元到那裏去

了，張鏞便道：「他趁衆人慌亂之時，奪門逃走了，自己是個文官，



紛紛都割了首級來獻功，蕭朝貴檢點人數，只死了十幾個人，總

逃不快，所以才躲在柴堆裏的，只求爺爺饒了小官一條狗命，來生結草銜環，報答你爺爺！」蕭朝貴冷笑道：「等不到來生，今生便須結果了你。」說罷，手起刀落，把張巡檢的腦袋切下來，提在手裏，重又翻身上馬。這時他手下的人，

算是大獲全勝。當下便吩咐把武家堡索性放起火來，全部都燒了。然後催動人馬，回到韋氏祠去，會齊了韋昌輝，並馬回金田村而來。

韋昌輝問知蕭朝貴殺了張巡檢，並殺了武氏一家，只急得在馬上埋怨蕭朝貴，說他這禍闖得更大了。蕭朝貴卻只是傻笑道：『管他呢，禍闖得越大，我們金田村便可起事得越快，省得悶在肚子裏，把肚子都悶破了；更兼殺人殺起了興，連我自己想把大刀收住，都還收不住呢！』說得韋昌輝也笑了。

